

Stag's Leap

Sharon

Olds

Stag's Leap

Sharon

Olds



Stag's Leap

Sharon

Olds

Stag's Leap

Sharon

Olds

(美) 莎朗·欧茨 著

周琰 译

Stag's Leap

Sharon Old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雄鹿之跃 / (美) 欧茨著; 周琰译. — 郑州: 河

南大学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649-1789-0

I. ①雄… II. ①欧… ②周… III. ①诗集—美国—
现代 IV. ①I7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0702 号

Sharon Olds

Stag's Leap

Copyright © 2012 By Sharon Old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HNUP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河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6-2014-200

雄鹿之跃

作 者 [美] 莎朗·欧茨

译 者 周 琰

责任编辑 朱 琳 谭 笑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4.625

字 数 70千字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致 谢

衷心感谢以下出版物的编辑们，这本诗集中的一部分诗歌最初在这些出版物上刊登。

《诗歌》：“一阵旋飘”

《纽约客》：“雄鹿之跃”，“沉默，有两种文本”，“关于第一次作为一个成年人读报纸”

《伦敦诗歌》：“瘀伤加扎勒”，“机灵的畏缩一团的”

《南方评论》：“慢慢地他开始”，“治疗者”

《三季期刊》：“给我们流产的那个孩子，现在该三十岁了”，“海平面哀歌”

《石板》：“痛我没有”

《翠山评论》：“能保留的东西”

《亚特兰大月报》：“2001年9月，纽约市”

《美国诗歌评论》：“当他告诉我时”，“最后一眼”，“物的颂歌”，“多年以后”，“能保留的东西”，“最糟糕的事”

《五点》：“不能说的”

《追踪风暴》：“客体丧失”

《砖》：“我想和他要”

《湾岸》：“野鹅弃妻”

《三便士评论》：“融化了”

《犁铧》：“给乳房的诗”

《安大略评论》：“知道被抛弃”

《铁皮屋》：“在破碎之家的壁炉地面上”

这本书的标题，和单数雄鹿，是对“雄鹿之跃”这款酒的名字的游戏之作。作者感谢“雄鹿之跃”酒的制造者，慷慨地分享他们的酒商标上的图像，也感谢他们的酒。

目 录

一月至十二月

当他告诉我时	3
不能说的	5
一阵旋飘	7
物的颂歌	9
巨大的仁慈	12
告诉我的母亲	14
沉默，有两种文本	16
最后一个小时	18
最后一眼	20
雄鹿之跃	23
知道被抛弃	26
客体丧失	29
给乳房的诗	31

冬天

不去找他	37
痛我没有	39
最糟糕的事	41
不可徒信其表	43
在破碎之家的壁炉地面上	46
爱	48
治疗者	51
野鹅弃妻	52
能保留的东西	56
画架	58
靠近戈特霍布	60

春天

有时我放弃了	65
给我们流产的那个孩子，现在该三十岁了	67
法式文胸	69
我儿子的父亲的微笑	72
不太够	74

夏天

海平面哀歌 79

机灵的畏缩一团的 82

小塞壬 85

未遂的宴席 88

秋天

理发 93

疯狂 96

融化了 98

瘀伤加扎勒 100

多年以后

关于第一次作为一个成年人读报纸 105

海事 107

慢慢地他开始 110

红海 113

撞见你 116

我想和他要 118

海岸	120
感谢之诗	123
弃妻一蹶	125
多年以后	128
2001年9月，纽约市	132
什么离开了？	134

一月至十二月

当他告诉我时

当他告诉我时，我在我们的房间里，
一个个小东西看过去，床头钟的
钟面，一个女人俯身向一枝百合的
褐红色老照片明信片。
后来，当我们脱去衣服时，我看到
他深深的肚脐，和男性胸脯间
灰烬色地衣般的皮肤，而从
浴帘可怕的薄膜外
我喊了什么，就像在挑逗他，
而他微笑了。在我关灯之前，
他摸了摸我的脸，然后转过身去，
然后是黑暗。然后我想到的每个场景
都有一个死魂灵陪伴我访问，
每样东西都被它冷彻骨髓，
每次我醒来，我都躺在满怀忧惧的

至福中去感觉并倾听他叹气
打鼾。快到日出时，在乌云后面，
他起床走进来在长榻上阅读，
就像他常常做的那样，
有那么一阵我也跟着他，
就像我常常做的那样，
并在他阅读的时候，靠着他打瞌睡，而他
把一只胳膊横放在我背上。当我睁开
眼睛，我看见两枝郁金香彼此
远远伸开，从那老花瓶里
上面有一座山中挖出的洞穴
里面有一个人，在地底下，
祈祷着，自欺欺人的乐园中我想象的牧人。

不能说的

现在我开始用一种新的方式
来看爱，既然我知道我
不站在它的光里。我想问
几乎不再是了的我的丈夫，不爱
是什么样子，可他不想谈这个，
他想在它的尽头有种寂静。
而有时我感觉好像，我已经，
不在这儿——站在他三十年的
视线中，而不在爱的视线中，
我感觉到一种不可见
就像埋在一英里长的加速器里的
云室中的一粒中子，在那里
不可见的由可见的所作所为
推断。闹钟停了以后，
我轻蹭着他，我的手像一个沿着他

而歌唱的歌手，就好像是他的
肉体在歌唱，在它全部的音域内，
更高的胸椎骨上的男高音，
男中音，低音，最低音。
现在，我想对他说，爱我，
曾是什么样子——当你曾看着我时，
你看到过什么？当他爱着我，我朝外
看着世界就像从一个深幽的
居所里面，就像一个掘洞，或一口井，我会
向上凝视，看着正午，看见猎户星座
闪耀——当我以为他爱着我，当我以为
我们不仅仅只联结于瞬息，
而是漫长的延续，
股骨与石头的硬糖，
牢固。他没有显示愠怒，
我也没有显示愠怒，而是一阵阵的幽默，
一切都是礼貌和恐怖。而在
最初一分钟之后，当我说，是因为
她吗，他说，不，是因为
你，我们不谈论她。

一阵旋飘

当我们谈论什么时候告诉孩子们的时候，
我们那么同心同德，那么全神贯注。
我嘀咕着，“我感觉像一个杀人犯。”“我是
杀人犯”——抓起我的手腕——他说，
一直抓着它。他正坐在长榻上，
磨旧的靛蓝印花棉布在他周围，
丰富如同一阵带着水母的夜潮，
我坐在地板上。我仰头看着他
好像在某一间婚房中，
某些我带在身边的尘埃。今夜，
呼吸它的麦哲伦场不再那么
痛苦，或许因为他在喝
一种我出生的地方出产的酒——雾，
桉树，红杉——而我
和他分享杯中酒。“别染上

我的感冒，”他说，“——哦，没事，你想
染上我的感冒。”我不该那样告诉他，
我告诉他我会试着
从爱他中出来，可是我感觉我会一生
爱他。他说他把我作为
我们的孩子们的母亲爱我，新的眼泪
的循环演出登上了我的管道
的杂技台并表演它们灼痛的跳跃，
有些直接斜着蹦出，有一阵子，
我想象一阵眼泪的旋飘
就像掷向一个人的疾风骤雨般的
一把把刀，以勾画出它的轮廓——一颗心
愤怒的喷射。它闪烁着，在我的想象中，
我对它点头，它是我的希望。